



讀杜詩愚得卷之三

十二

古剡單復 陽元讀

至德二載杜子在賊中間至東都四月脫賊中謁帝拜左拾遺房琯罷相上疏抹棺上怒詔三司推問張相鎬抹之獲免

元日寄韋氏妹

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郎伯殊方鎮京華舊國移秦城迴北斗郢樹發南枝不見朝正使啼痕滿面垂

深曰鍾離縣屬濠州長安上直北斗故謂之北斗城希曰秦城之春當作秦如太歲日詩北斗故臨秦郢楚地妹氏之所寓也○此曰元日寄韋氏妹而傷兩京之陷沒賦而興也其憂國之心見於詞表嗚呼悲哉

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司馬溫公曰洋洋噴首三星在留言不可久也古人為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近世唯杜子美家得詩人之體如春望詩國破山河在明無餘物矣城春草木深明無人矣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它皆類此不可徧舉○復按此詩溫公之說然矣且烽火連三月而不已感時也家書抵萬金而難得恨別也况白頭搔之而髮種不勝簪矣其為春望安得不悲傷也哉興而賦也

憶幼子

驥子春猶隔鶯歌暖正繁別離驚節換聰慧與誰論澗水空山道柴門老樹村憶渠愁只睡炙背俯晴軒

洙曰驥子宗武小名也○此詩首一句生下三句第二句應春字第三句應春猶隔第四句應驥子第三聯言鄜州景物結語悽然可憐賦也

一百五日夜對月

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此離放紅藥想像類青娥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

洙曰漢郊祀歌月穆以青波此離別離也詩有女此離紅藥桂花也青娥翠眉也世說牛女隔河而居七夕渡河而會

月夜。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鬢

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

鄭曰鄜州今陝西路○此公陷賊中於月夜憶妻子之在鄜州遙憐兒女幸小未知君臣之誼唯妻知之然何時得歸照我二人而收淚耶興兼賦也

遺興

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問知人客姓誦得老夫詩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鹿門攜不遂鴈足繫難期天地軍麾滿山河戰角悲僮歸免相失見日敢辭遲

宋曰後漢龐德公攜妻子隱鹿門山蘇武傳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首四句言驥子之聰慧次四句言世亂家貧時公陷賊中遙憐渠小惟仰母慈歸隱不遂寄書難期末章二句應世亂二句言它日倘歸得相見免相失雖遲久

亦不敢辭矣賦也

哀江頭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墮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

宋曰南苑在曲江坊南昭陽漢殿名李白詩漢宮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唐制內宮才人七人血污遊魂謂車駕次馬嵬賜貴妃自盡也渭水在京劍閣在蜀時明皇在蜀○按曲江為京都勝賞之地遭祿山之亂宮闈荒涼公陷賊中潛行至此

有所感傷而作也首四句寫其實且曰風景若是蒲柳為誰
綠哉豈不可哀也耶次八句憶天寶初明皇貴妃遊幸騎射
等事蓋曰彼一時也次四句言貴妃自盡明皇西幸
歎彼此去住之無消息也未言當是時江水江花之愁亦無
窮極况人生有情能不傷感悲泣也哉及其晚也胡馬來而
塵滿城故我欲往城南而迷其南北也賦也讀此詩其哀傷
也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真得詩人之風旨者歟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心在水精域水露春雨時洞門盡徐步深院果幽期到扉開復
閉撞鐘齋及茲醍醐長發性飲食過扶衰把臂有多日開懷愧
無辭黃鸝為度結構紫鴿下果愚愚意會所適花邊行自遲湯休
起我病微咲索題詩

曾言曰大雲寺在長安贊公寺主也類曰江揔大莊嚴寺碑
云光遍水精之域釋經言聞正法如食醍醐然覺範曰世說
淳酪養性人無妒心則醍醐之能發性抑可知已此釋經所
以取喻正法也絕交論把臂之義余曰漢書音義果愚謂連
開曲閣也沙門惠休姓湯氏善屬文○此詩自言遂遊寺之
幽期且述贊公願遇而有開懷會心之作也首四句言我心
在大雲寺之深院洞門久矣今當春雨之時得盡徐步而果
幽期亦一快事賦也次六句言到寺正當齋鐘既闌法而飲
食之且託交已久而開懷無愧賦也未六句言當鸞為度鴿下
之時適意有所會而花邊之行自遲乃述贊公索詩而起我
病興也

細軟青絲履光明白氈巾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自願轉無

趣交情何尚新道林才不世惠遠德過人雨瀉真蒼竹風吹青
井芹天陰對圖畫家覺潤龍鱗

時可曰南史高昌國有草實如繭其中無如細鱸名為白蠶
國人取之織以為布深曰晉沙門支遁字道林有才辯高僧
惠遠有宿德青井芹謂青泥坊芹菜也○此言贊公交際之
厚及寫景物之異也首八句言巾履本贊公藏之以供尊宿
者今乃及我自顧不安然其交情念舊之深則才德真如道
林惠遠輩矣末四句言其景物之異賦而此也則其才德愈
可想矣

兒童汲井華慣捷鉸在手瀟洒不濡地掃除似無帚明霞爛複
閣霽霧塞高牖側塞被徑花飄飄委墀柳艱難世事迫隱遁佳
期後晤語契深心那能拗鉗口奉辭還杖策暫別終回首決

泥汚人狎之國多狗既未免羈絆時來憇奔走近公如白雲執
熱煩何有

修可曰本草井花水謂平旦第一汲者宋玉九辯猛犬狎之
而近吠信與狎同○言大雲寺人景幽雅正宜隱遁然我以
世事羈絆不能而得暫近贊公以濯執熱爾賦也首言清晨
兒童善洒掃次四句言寺中之景物瀟洒次四句言離世難
不能隱遁然晤語契心安能鉗口以起下文次言將別而回
首者以泥汚人而國多狗也應艱難世事迫末言既未免俗
累將時來憇息以就清涼應晤語契深心

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夜深殿突兀風動金琅璫天黑閉春
院地清棲暗芳玉繩回斫絕鐵鳳森翱翔梵放時出寺鐘殘仍
隱床明朝在沃野苦見塵沙黃

修可曰維摩經菩薩各坐香樹下聞斯妙香即獲得藏三昧
琅璫鈴鐸也玉繩星名陸倕石闌銘銅爵鐵鳳之工蓋施爵
鳳於屋脊上者梵放蓋佛氏至梵音必唱而誦之史沃野千
里○此公將別乃形容贊公房之夜景瀟灑不凡若別去則
在沃野之中惟吾見塵沙耳無復此境矣賦也

雨過蘇端

雞鳴風雨交久旱雨亦好杖藜入春泥無食起我早諸家憶所
歷一飯跡便掃蘇侯得數過歡喜每傾倒也復可憐人呼兒具
梨棗濁醪必在眼盡醉攄懷抱紅稠屋角花碧委墻隅草親賓
縱談謔喧鬧慰衰老况蒙霈澤垂糧粒或自保妻孥隔軍壘接
棄不撥道

公自註端置酒下園曰按唐科名記端乾元元年春始及第

○復按詩稱蘇侯卜說未然詩言雞鳴之時而風雨交至久
旱得此而杖藜則入春泥言雨好且多也惟我無食而起早
雖於諸家歷思所往然得一飯則迹便掃惟蘇侯得以數過
歡喜每至傾倒言不見厭數也次八句應歡喜每傾倒然蘇
之所以愛我者既已如此而天之所以垂霈澤况又如彼則
有年或自可保雖妻孥隔絕且撥棄不欲道無可奈何之詞也

喜晴

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出郭眺西郊蕭蕭春增華青榮陵陂
麥窈窕桃李花香夏各有實我飢豈無涯于戈雖橫放慘淡關
龍蛇甘澤不猶愈且耕今未賒丈夫則帶甲婦女終在家力難
及黍稷得種菜與麻千載商山芝往者東門瓜其人骨已朽此
道誰疵瑕英賢遇輒軒遠引蟠泥沙願慙味所適迴首白日斜

漢陰有鹿門滄海有靈查為能學衆口咄咄空咨嗟

洙曰西都賦琳珉青瑩莊子青之麥生於陵陂四皓避秦入商雒山采芝以食隱而不出史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朽矣賈誼賦鳳縹而高逝矣夫固自引而遠去揚子龍蟠于泥張華博物志天河與海通世有人居海渚年八月見浮槎去來不失期查與槎同○詩言皇天久旱得雨既雨即晴是固可喜矣於是出郭望西郊而春色增光陵陂麥桃李花皆可觀且將各有實以濟飢是亦可喜也次言兵戈雖橫然甘雨優渥尚可耕種丈夫則帶甲于外而婦女在家猶得種菜與麻不猶愈於旱暵乎次言商山采芝東門種瓜其人已矣此道可尚古之英賢苟遇轆軻則高舉遠引而隱迹焉今我既迷所適顧慙斯人而遲莫矣雖然漢陰之鹿門

猶在滄海之靈槎尚存安能學衆人之口而徒爾咨嗟耶言尚可為也賦也

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

不謂生戎馬何知共酒盃然臍郿塢敗握節漢臣四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別離經死地披寫忽登臺重對秦蕭蕭發俱過阮宅來醉留春夜舞淚落強徘徊

洙曰老子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漢董卓築塢於郿高厚七丈彌萬歲城及呂布殺卓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蘇武為漢中郎將使匈奴單于使武牧祗北海上武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毛盡落留十九年而還列仙傳蕭史善吹簫秦繆公以女弄玉妻焉晉阮咸與蘇父籍為竹林之游居道之北●此公在

東都於駙馬池臺與鄭廣文同飲首四句言不意兵戈中有
此蓋祿山敗而廣文回也賦而此也次四句反覆承上文之
意而言末四句結極悲悵讀之令人悽楚

行次昭陵

舊俗疲庸主群雄問獨夫識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天屬尊堯
典神功協禹謨風雲隨絕足日月繼高衢文物多師古朝廷幸
老儒直詞空戮辱賢路不崎嶇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指揮
安率土盪滌撫洪鑪壯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玉衣晨自舉鐵
馬汗常起松柏瞻虛殿塵沙立暝途寂寂開國日流恨滿山隅
洙曰庸主隋煬帝群雄李密之流也按唐紀太宗方四歲有
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蘇秦曰秦虎狼之國也今
云威定虎狼都謂先定關中也太宗有九功之德如禹也漢

書黃帝鑄鼎於荆山下鼎成而化去後人名其地為鼎湖漢
宣帝賜霍光玉衣梓宮高皇廟中御衣自篋中出舞於殿上
冬衣自下在席上○此詩首言隋末群雄並起而太宗得天
下次言高祖父子相禪及君臣際會次言典章師古用儒納
諫而賢路闢次言太宗之時雖有兵戎天變之災撫安之而
即定今也壯士幽人所以有陵邑之悲鼎湖之拜也且廟中
之玉衣自舉而出鐵馬常趨而汗此何時耶於是瞻松柏之
虛殿立塵沙之暝途追想太宗開國之日而流恨不能自己
也蓋公自賊中竄歸時經此而作也

喜達行在所三首

西憶岐陽信無人遂却回眼穿當落日心死著寒灰霧樹行相
引蓮峰望或開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

趙曰岐陽鳳翔也肅宗即位於靈武移軍鳳翔公脫賊西走
謁帝行在拜左拾遺深曰所親字見漢書○此言在賊中西
憶鳳翔之消息却於無人處遂潛回望眼當落日而欲穿憂
心著寒灰而如死行則霧樹相引如則連峰或開及達行在
所則所親見而驚其老瘦蓋辛苦泛賊中脫身而回故爾賦也
愁思胡笳夕淒涼漢苑春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司隸章初
觀南陽氣已新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

沈曰胡人捲蘆葉吹之謂之胡笳後漢班超妹昭上書請超
曰丐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關庭又超從間道至疏勒光武
紀三輔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泣曰不圖今
日復見漢官威儀謝玄暉詩遠覩司隸章○此言在賊中之
時夜聞胡笳之嗚咽春觀漢苑之淒涼則其愁思為何如哉

於是脫身西走幸得生還見今日之事然其在間道之中乃
暫時人耳今也司隸之章初覩而南陽之氣已新則其喜當
何如哉且以喜極而悲結之者蓋悲其在間道之時生死不
自保故爾賦也

死去馮誰報歸來始自憐猶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影靜千官
巢心蘇七校前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

鶴曰太白山在鳳翔武功縣屬京兆漢有南北軍武帝內增
七校註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
胡騎不常置故言七也○此言脫身間道獨行之時若遇害
馮誰報耶今日歸來始自哀憐且途中尚猶瞻太白雪即
已喜遇武功之天矣至於見千官而影靜覩七校而心蘇者
言其既驚且喜也未言社稷必中興其紀年新數則自今日

始矣賦也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威弧不能弦自爾無寧歲川谷血橫流豺狼沸相噬天子從北
來長驅振凋敝頓兵岐梁下却跨沙漠裔二京陷未收四極我
得制蕭索漢水清緬通淮湖稅使者紛星散王綱尚旒綴南伯
從事賢君行立談際坐知七曜曆手畫三軍勢冰雪淨聰明雷
霆走精銳幕府輟諫官朝廷無此例至尊方旰食仗爾亦嘉惠
補闕暮徵入柱史晨征憩正當艱難時實藉長久計四風吹獨
樹白日照執袂慟哭蒼烟根山門萬里閉居人莽牢茲遊子方
遠還徘徊悲生離局促老一世陶唐歌遺民後漢更列帝恨無
匡復資聊欲從此逝

鶴曰漢中唐興元府本梁州涿曰易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

矢之利以威天下揚雄河東賦獲天狼之威弧至德元載十
月上至彭原第五琦見上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汴江漢而
上至洋州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詩為下
國綴旒公羊傳君若贅旒然趙曰南伯謂漢中主將也漢志
註日月五星謂之七曜左傳伍奢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御
史在殿柱之間亦謂之柱下史左傳吳季札來聘請觀於周
樂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漢紀高帝曰
吾亦從此逝矣○此詩首言天子失弧矢之利以致羈胡之
禍繼言肅宗即位於靈武故曰天子從北來頓兵鳳翔却跨
沙漠雖二京之陷未收然四極我得以制之且漢中通江淮
租庸以足用而使者紛若星散故王綱尚如綴旒則國之中
興可必矣次言南伯之賢豈指漢中王瑀耶君此行必相得

於立談之頃知七曜之曆畫三軍之勢冰雪之清淨其耳目
雷霆之令行於精銳以上言南伯之才之美輟諫官以歸幕
府固無此例蓋以天子旰食伏爾以布嘉惠也侍御莫徵入
而晨征者正當艱難之時實藉贊畫長久之計耳幸勿以官
之尊卑為懷可也次言執別之時風日如此而悲生離也其
曰蒼烟根山門閉莽牢落蓋言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也
末言唐之遺民思太宗之德澤肅宗必若光武建中興之業
使更列帝也惜乎我無匡復之資聊欲從此逝去以遁迹焉
賦也此公未得拾遺之時所作與

述懷。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麻鞋見天
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愍生還親故傷老醜涕淚受拾遺流離主

恩厚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
同罹禍殺戮到雞狗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摧頽蒼松根地
必骨未朽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嶽峯猛虎場鬱鬱結回我首
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漢運初中
興生平老耽酒况思歡會處恐作窮獨叟

鄭曰潼水名出廣漢上有關名潼關通典唐武后密掛中置

左右補闕左右拾遺以掌供奉諷諫開元以來尤為清選○

此公自賊中脫身生還不知妻子存否而作也首十句言自

去年潼關破而妻子隔絕今夏脫身西走以見天子天子問

我生還授以拾遺之官感主恩之厚也次四句言寄家書不

知家之存否何如次十句言近聞同時遭禍者殺戮殆盡疑

妻子之不存而鬱結也次四句言自寄書將及期年不聞消

息乃憂其不在而畏聞消息也末言唐運中興第平生耽酒而無所成乃沉思妻子歡會之處倘或不在恐作窮獨之叟耳賦也

得家書

去憑遊客寄來為附家書今日知消息他鄉且舊居能見幸無恙驢子最憐渠臨老羈紉極傷時會合疎二毛起帳殿一命侍鸞輿北關妖氛滿西郊白露初涼風新過鴈秋雨欲生魚農事空山裏春言終荷鋤

師曰熊兒即宗文風俗通云噬蟲曰恙古者人多野宿為恙所嚙故早相見必勞問曰無恙乎左傳君子不禽二毛帳殿言天子行幸所在以帳為殿也周有一命再命之士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馬新造蹄銀鞍被采好繡衣黃白郎騎向交河道問君適萬里取別何草天子憂涼州嚴程到湏早去秋群胡反不得無雷堪此行牧遺吐風俗方再造族父領元戎名聲閣中老奪我同官良飄飄按城堡使我不能餐令我惡懷抱若人才思闕淚漲浸絕島樽前失詩流塞上得國寶皇天悲送遠雲雨白浩東郊尚烽火朝野色枯槁西極柱亦傾如何正穹昊

洙曰漢侍御史有繡衣直指持斧捕盜唐安西去交河郡七百里希曰涼州武威郡乃節度之所治去年吐蕃陷隴右宕鄯廓河等州故天子憂之鶴曰族父杜鴻漸是歲遷河西節度使公是時為拾遺長孫為侍御史皆諫官故云同官東郊史思明西極吐蕃也○此詩言侍御服繡衣騎驄馬向交河相去萬里乃問其別何草耶答以天子憂涼州嚴程急故

尔盖去秋吐蕃攻陷隴右數州當電掃之以撫字遺趾再造
風俗也次言族父杜鴻漸奪我同官之良以按城堡使我惜
別而懷抱作惡也次言長孫之才思誠國寶也而塞上得之
豈獨我悲且皇天亦悲其遠別而雲雨浩々也應上節末言
東郊胡羯之亂既如此而西極吐蕃之變又如彼則將何以
正穹昊耶其愛君憂國之詞情慷慨若是宜乎與六經垂行也
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盛夏鷹隼擊時危異人至今第草中
來蒼然請論事詔書引上殿奮舌動天意兵法五十家爾膽為
篋首應對如轉丸疏通略文字經綸皆新語是以正神器宗廟
尚為仄君臣俱下淚崆峒地無軸青海天軒輕西極寂瘡痍連
山暗烽燧帝曰大布衣藉卿佐元帥以我看清流沙所以予奉使

歸當再前席通遠非歷試須存武威郡為書長久利孤峰石戴
驛快馬金纏轡黃羊飮不膾蘆酒多還醉踴躍常人情慘澹苦
士志安邊敵何有反正計始遂吾聞駕鼓車不合用麒麟龍吟
廻其頭矣輔待所致

鮪曰亞字次公肅宗在靈武上書論當時事擢校書郎時杜
鴻漸為度河西奏署慎府度弼曰老子天下神器不可為也
詩如輕如軒彥輔曰邊方有盜書則燔燧夜則舉烽左傳大
練之衣大布之冠書西被于流沙漠文帝前席賈生武威郡
即安西都護府也漢高帝紀撥亂世反之正光武時異國有
獻名馬日行千里詔以馬駕鼓車左傳夾輔周室○此詩首
言南風作秋聲故盛夏鷹隼能搏擊以比時危異人至須埃
云杜亞何如發怪怪深似有足望者次一節言亞從草中來

靈武詔之上殿論當時事則開口感動聖意論兵法則應對
有如轉丸不泥文字故曰經綸皆新語足以正神器當是時
宗廟焚毀故君臣下淚也賦也次言吐蕃入寇帝遣亞佐元
帥以清流沙所以遣子若歸朝則當再前席也此行非虛試
諸難須存涼州為畫久長之利賦也次言道出河西之景物
大抵榮名在常人則踴躍而喜若善士之志則慘澹而悲何
哉蓋能安邊則於當敵也不難言佐元帥也敵反正則於計
為始遂言正神器也未言駕鼓車不合用良馬蓋言不用之
以正神器乃用之以佐元帥也苟龍吟則騏驎回頭乃可待
以致爽輔王室蓋言有詔即回朝以成爽輔之功比也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防禦判官

昔沒賊子時潛與子同遊今歸行在所王事有去留偏側兵馬

問主真急良籌子雖軀幹小老氣橫九州挺身艱難際張目視
寇讎朝廷壯其節奉詔令參謀鑾輿駐鳳翔同谷為咽喉西扼
弱水道南鎮枹罕取此邦承平日剽劫吏所羞况乃胡未滅控
帶莽悠之府中韋使君道足示懷柔令姪才俊茂二美又何求
受詞太白脚走馬仇池頭古邑沙土裂積雪陰雲稠羌父豪緒
鞞羌兒青兒裘吹角向月窟蒼山旌旆愁鳥驚出死樹龍怒狀
羌湫古來無人境今代橫戈予傷我文儒士憤激馳林丘中原
正格鬪後會何緣由百年賊命定豈料沉與浮且復戀良友握
手步道周論兵遠聲淨亦可縱冥搜題詩得秀句札翰時相投
夢弼曰同谷郡今成州晉仇池郡唐安昌郡河州理枹罕縣
枹罕故羌侯邑仇池在成州上祿縣山上有池山海經註豪
豬能以頸上豪射人說文兕如野牛青色皮厚可為鎧秦伯

曰樂錄云蚩尤率魑魅與黃帝戰于涿鹿帝乃命吹角為龍
以禦之洙曰月窟西極也格鬪相抱而殺之曰格魯曰詩有
杖之杜生于道周釋文周曲也○此詩首言同陷賊中同歸
行在而以王事有去有留次言韋念主憂而以忠憤挺身張
目視賊欲掃除之朝廷遂壯其節詔為同谷防禦判官使參
謀軍事今乘輿駐蹕鳳翔而同谷實為行在所之咽喉故西
以扼弱水南以鎮枹罕且此邦在承平之日猶有剽略之患
况當今胡羯未殄控制之為尤難耶故曰莽悠之雖然府中
已有韋使君者其道足以示懷柔遠人而今姪之才又俊茂
二美若此抑又何求韋今受詔即赴同谷道經古邑積雪之
地其羌人服飾若是及吹角則旌旆為愁而鳥驚龍怒此乃
古來無人之境今代却為險要用兵之地賦也次傷文儒之

士以忠憤所激而奔馳於林丘且中原征戰未已後日何由
得會人生賦命有定豈計浮與沉哉且復繼爾良友握手以
步乃謂之曰倘論兵於遠壑清淨之時亦可縱其冥搜吟詩
苟得佳句時相投寄以慰所思可也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

詔發西山將秋屯隴右兵淒涼餘部曲煇赫舊家聲鷓鴣乘時
去驛驕頭主鳴艱難須上策容易即前程斜日當軒蓋高風卷
旆旌松悲天水冷沙亂雪山清和虜猶懷惠防邊詎敢驚古來
於異域鎮靜示專征燕薊奔封豕周秦觸駭鯨中原何慘黷餘
孽尚縱橫箭入昭陽殿笳吟細柳營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
宸極妖星動園陵殺氣平空餘金椀出無復總帷輕毀廟天飛
雨焚宮火徹明果魚朝共落榆楠夜同傾三月師逾整群胡勢

就其倉殘親接戰勇決冠垂成妙譽期元宰殊恩且列卿幾時
回節鉞戮力掃攬槍圭竇三千士雲梯七十城耻非齊說客甘
似魯諸生通籍微班忝周行獨坐榮隨肩短漏刻短髮寄簪纓
徑欲依劉表還疑厭禰衡漸衰那此別忍淚獨含情廢邑狐狸
語空村虎豹爭人頻墜塗炭公豈忘精誠元帥調新律前軍壓
舊京安邊仍扈從莫作後功名

洙曰郭中丞英人也郭知運之子知運嘗為隴右節度使
英又以將門子特見任用題曰秦州在長安西故曰西山英
又老為秦州都督詔還加隴右節度也天水秦州也雲山隴
右地左傳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陳琳檄云君駭鯨觸
細網文選上慘下黷餘孽謂慶緒輩也漢周亞夫細柳營在
長安旁弼曰南史沈炯字初明為魏所虜嘗獨行經漢武通

天其室為表秦之陳已思卿之意云甲帳失簾一朝零落茂陵
玉玃遂出人間挽拾妖星也記儒有真門圭竇墨子楚王令
公輸作雲梯以攻宋漢酈食其說齊王田橫罷歷下守備韓
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襲齊叔孫通傳徵
魯諸生共起朝儀詩實彼周行箋云周之列位也後漢宣秉
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
並尊席而坐故曰三獨坐魏志王祭以西京擾亂皆不就辟
乃之荊州依劉表時廣平王淑為元帥李嗣業為前軍收復
長安○此詩送郭中丞防邊而惜其不同扈從城胡復兩京
也自言英又自秦州名還去屯隴右以其解秦州都督故曰
餘部曲以其父曾為度隴右故曰舊家聲又以鷓鴣驛驢比
其乘時願主且艱難有待於上榮故即上道而風日當軒卷

旆也天水應西山雪山應隴右且和虜猶懷之以惠况防邊
詎敢使之驚耶蓋古者於夷狄鎮之以靜示尊征也次八韻
言胡羯陷兩京唐累陵寢焚毀宗廟及宮殿等事次言中丞
武功垂成故妙譽期其為相而殊息且將加之列卿今去防
邊何時可而節鉞戮力以平逆賊邪圭實雲梯以下公自言
耻非齊之說客甘似魯之諸生我忝微班為拾遺也公榮獨
坐為中丞也故隨肩以趨朝班短髮以寄簪纓徑欲依公為
劉表還髮厭我若襁衛况垂老之年那堪此別也忍淚獨含
情也未言嚴君荒村人墜塗炭者不一若公豈能忘愛君憂
國之精誠哉本元帥廣平王新調軍律將收兩京公此去安
邊仍還扈從以立功名不可後也

送楊六判官使西蕃

送遠秋風落西征海氣寒帝京氣稜滿人世別離難絕域遙懷
怒和親願結歡勅書憐贊普兵甲望長安宣命前程急惟良待
士竟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為官垂淚方投筆傷時即據鞍儒衣
山鳥怪漢節野童看邊酒并金盤歌捧玉盤草肥蕃馬健雪
重拂廬乾慎爾參軍詩書君茲正羽翰歸來權可取九萬一朝搏
鶴曰是年吐蕃遣使來請討賊且修好肅宗遣給事中南臣
川往報聘楊蓋贊員臣川以行者帝京氣稜滿謂京師尚未收
復也贊普吐蕃君長名楊雄三世不沒官草太玄有以自守
泊如也班超家貧為官傭書久勞苦投筆嘆曰大丈夫無它
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
硯間乎劉尚深入五溪軍沒馬接回請行帝怒其老未許授
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

趙曰吐蕃聯毳帳以居彌大小拂廬莊子鵬之徒於南溟也
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首章言送楊西使吐蕃當兩京陷
沒而別離實難二章言吐蕃本懷怒今欲和親結歡乃以勅
書憐其遣兵討賊三章言宣命急速奉使者南臣川待士之
寬故楊贊之以行四章言楊傷時洒淚若班馬之投筆據鞍
立功異域蓋以時不尚文而持漢節也應起為官五章言吐
蕃待使者之禮及其境物如此末章或楊慎爾參畫則羽翰
以正歸來則權要可取而快彼鵬程矣賦也

獨酌成詩

燈花何太喜酒綠正相親醉裏漫為客詩成覺有神兵戈猶在
眼儒術豈謀身苦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

洙曰西京雜記陸賈曰目瞶得酒食燈花得錢財乾鵲噪而
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微大亦宜然○此杜子見
燈花回歎兵戈尚猶在眼儒術豈可謀身且復苦被微官之
相縛低頭以事上官正愧不及野人之自如則爾燈花何太
喜耶今也惟酒正可相親使之一醉以消逆旅之愁則詩成
亦覺有神矣題曰獨酌成詩有以也夫

月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搗藥兔長生只益丹心
苦能添白髮明干戈知滿地休照國西營

洙曰時官軍營於長安之西○詩言月之光景不減於昔而
國之于戈一至於此是以丹心益苦而白髮愈明也故曰休
照國西營賦也

哭長孫侍御

道為詩書畫名曰賦頌雅禮樂曾擢桂憲府舊乘駉流水生涯
盡浮雲世事空唯餘舊臺柏蕭瑟九原中

宋曰禮闈禮部所設以取士也晉却詵對武帝云臣舉賢良
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憲府御史所居之署也漢朱
博傳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晉卿大夫
之墓地在九原○此詩言長孫賦頌名雄而擢桂詩書道重
以乘駉然其生也有涯若流水之已盡而世事無定如浮雲
之皆虛獨餘霜臺之柏而九原之中其亦蕭瑟可悲矣賦也

奉贈嚴八閣老

扈聖登黃閣名公獨妙年蛟龍得雲雨鷓鴣在秋天客裏容疎
放官曹可接聯新詩句三好應任老夫傳

鮑曰嚴武時為給事中李肇國中補宰相呼為堂老兩省

相呼為閣老漢官儀丞相聽事閣曰黃閣給事中何以得云
登黃閣蓋給事中屬門下省其長曰侍中與中書令參摠而
顯判省事即宰相也給事掌分判省事故得同登黃閣也○
詩言扈聖登黃閣者雖衆而嚴公獨妙年若蛟龍鷓鴣之得
時矣嚴以客禮待已而容其疎放且官聯兩省而可以交接
是以嚴之好詩任我傳誦而不吝賦兼比也

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得聞字

田園須暫往戎馬惜離群去遠留詩別愁多任酒醺一秋常苦
雨今日始無雲山路晴吹角那堪處聞

鶴曰時賈至為中書舍人補闕乃韋少遊裴薦也○詩言為
田園之私事必須暫往然以兵戈乃惜離群曰相遠去故留
詩以別第愁多而任酒以醉且一秋苦雨今日始晴而上道

山路處之吹角實不堪聞應戎馬惜離群賦也

晚行口號

三川不可到歸路晚山稠落鴈浮寒水飢鳥集成樓市朝今日
異喪亂幾時休遠愧梁江揔還家尚黑頭

趙曰三川鄜州縣名也時公家在烏有墨制許住省視江揔
在陳掌東宮管記與太子為長夜之飲後主即位授尚書令
陳亡入隋為上開府後復歸老江南湏溪曰人知江令自陳
入隋不知其自梁時已達官矣自梁入陳又自陳入隋歸尚
黑頭其人物心事可知著一梁字而不勝其媿矣詩之妙如
此豈待罵哉○詩言三川其不可到乎且歸路晚山更多而
落鴈飢鳥已浮寒水集成樓矣是日欲晡而家尚遠也况市
朝不比往日清平可以晚行今也并戈未息而我已老豈能

當此跋涉之勞耶是以遠媿梁之江揔焉殆亦諷當時士類
有諷悅苟容如江揔者故及之與

徒步歸行

明公壯年值時危經濟實藉英雄姿國之社稷今若是武定禰
亂非公誰鳳翔千官且飽飯衣馬不復能輕肥青袍朝士最困
者白頭拾遺徒步歸人生交契無老少論交何必先同調妻子
山中哭向天湏公櫪上追風驃

公自註贈李特進自鳳翔赴鄜州途經邠州作魯言曰特進
李嗣業也時守邠州公作此贈之就其借馬代勞也希曰李
嗣業至鳳翔上謁肅宗喜曰卿至賢於數萬眾以為前軍收
長安嗣業忠毅憂國不計居產前後賞賜皆以助軍有宛馬
十疋○首四句頌特進英雄之姿可以戡定禰亂次四句言

行在何十官且可飽飯若乘肥衣輕不可復得矣今白頭拾遺徒步而歸乃朝士之最困者也末言人生交契之分無老與少亦不必同調有素視急難何如爾今予之妻子哭向天而望我須借公馬以之馳去斯可矣賦也

王華宮。

溪田松風長蒼鼠鼠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瀟灑美人為黃土况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再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夢弼曰按唐志官在坊州宜君縣之鳳凰谷梅聖俞曰官近有晉符堅墓前有溪曰醪醑盖取溪色如酒色之碧也淮南子人血為燐許慎註兵死之血為鬼火燐鬼火也莊子子綦

曰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註籟籟也○首言此宮不知其為何王之殿乃在此絕壁之下且溪流回轉而松風不息蒼鼠竄伏於古瓦之間此言宮依山澗也陰房則鬼火青壞道則哀湍瀉萬籟真如笙竽而秋色正自瀟灑此言宮之無人居守也美人已化為土况乃粉黛之假飾乎且當時侍金輿之故物皆已無矣唯石馬存耳言宮近符堅之墓故爾亦名言也末章言對此而憂來乃藉草以坐浩歌揮淚然而奔走於征途者其壽能幾何時哉盖目上章而歎人生之有涯耳賦也

九成宮。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曰曾宮憑風迥岌業土囊口立神扶棟

梁鑿翠開戶牖其陽產靈芝其陰宿牛斗紛披長松倒揭嶮怪
石走哀猿啼一聲客淚迸林藪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頽朽向使
國不亡焉為巨唐有雖無新增修尚置官居守巡非瑤水遠跡
是雕牆後我未屬時危仰望嗟嘆久天王狩太白駐馬更回首
夢弼曰唐志宮在鳳翔府麟遊縣西五里本隋仁壽宮貞觀
間修以避暑以山有九重故更名九成張衡西京賦狀魏峩
以岌業宋玉風賦夫風起於青蘋之末盛怒於土囊之口魯
靈光殿賦神靈扶其棟宇又飛陛揭擘書峻宇雕牆天王狩
太白用春秋狩于河陽之義○首一節言宮在山谷中而規
制鴻侈且形容之矧長松紛披怪石揭擘狀其幽僻及聞猿
而客淚隨矣此本隋之仁壽宮公以荒哉製此數端繼曰向
使隋不亡唐豈能有哉蓋言隋之創造唐之居守皆非也須

溪謂感歎之尤得體者是矣末言我未正值時危仰望此宮
為之嘆歎者以之今也肅宗之狩太白故我將去而駐馬以
回首為其感傷之意見乎言外吁有國者可不監哉

羌村三首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恠我
在驚定遠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逢隣人滿牆頭感歎亦
歎秋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夢弼曰羌村在郾州洛交縣班孟堅西都賦巖峻嶒嶒金石
崢嶸註崢嶸高秀貌○此公自言歸至羌村時日將暮鳥雀
噪妻孥驚怪相對如夢寐然賦也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壯婦兒不離膝畏我復却去憶昔好追
涼故遠池邊雨北風勁撫事煎百慮賴知禾黍收已覺穡

末注如今是斟酌且用慰遲莫

魯曰精床酒醉也○此公自言善老偷生歸來少有歡趣賴
收禾黍釀酒足慰遲莫賦也

群雞正亂叫客至雞鬪爭驅雞上樹木始聞扣柴荆父老四五
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盃濁復清苦辭酒味薄桑地無
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為父老歌艱難媿深情歌罷
仰天歎四坐淚縱橫

此公自言遠歸父老攜酒問勞艱難之際感其深情故歌罷
而歎相向悲泣賦也

北征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維時遭艱
虞朝野少暇日願慙息私被詔許歸逢車拜辭詣闕下怵惕父

未出雖之諫諍姿恐君有遺失若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
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
虞何時畢靡之踰阡陌人烟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
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郊外入地
底淫水中蕩濇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
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
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緬思桃源內益
歎身世拙坡陀望鄜時谷巖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
鳴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
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為異物况我墮胡塵及歸盡
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平生
所驕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韞床前兩小女補

綫繞過膝海圖圻波濤舊線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極褐
老夫情懷惡嘔泄卧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
包衾稠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癯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為曉粧隨
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
競挽鬢誰能即真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
理焉得說至尊尚蒙塵幾日休練卒仰看天色改傍覺袂氣豁
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紇其王頤助順其俗喜馳突送兵五千
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
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
請深入蓄銳伺俱發此塞開青徐投瞻略恒碣吳天積霜露正
氣有肅殺禡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以皇綱未宜絕
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競殂醜同惡隨蕩折不聞夏殷

表中自誅褒姒周漢獲非與宣光果明哲桓陳將軍仗鉞奮
忠烈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淒涼大同殿寤宮白獸闈都人
望翠華佳氣向金關園陵固有神埽洒數不關煌太宗棠樹
立甚宏達

鶴曰公自鳳翔還鄭州此詩當是九月作東坡曰北征詩識
君臣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山谷曰書一代之
事與國風雅頌相表裏不可無也夢弼曰詩行邁靡之註猶
遲也邠郊邠州涇水之所過也鄭時祭天所也見前漢郊
祀志山谷云天吳水獸八首八足尾背青黃見山海經左傳
天子蒙塵于外謂曰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言回紇助順
上雖虛心以待其破賊然時議恐畢竟為害所以氣欲奪也
書太行恒山于碣石青徐恒碣皆東北之地言自此可以

略定矣矣功曰西陽雜俎云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
 駕兩狼狽則不能動故世事乖者稱狼狽狽曰褒如褒姒
 妲己也此言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禍賜妃子死無預官
 軍也曹曰周宣王漢光武中興主也陳將軍陳玄禮也玄禮
 佐玄宗事內難又從華蜀首建誅國忠之策大同白獸皆官
 駁名司馬相如賦建翠華之旗園陵天子所葬之處也○此
 詩首四句乃一篇之綱領下五節乃綱領之條目也第一節
 十六句首八句言是時天步多艱我雖無諫諍之姿慙被恩
 私而拜拾遺之官今奉詔許歸省家於是詣闕拜辭休惕未
 出者久之恐君有遺失而欲諫也承首四句而申言之且為
 下文聖心頗虛佇張本次八句言君誠為中興之主經綸之
 事固已密勿疑若無過舉者蓋東胡之反未平臣甫之憤所

以激切故揮涕戀行在雖道途之中猶恍惚蓋以乾坤之內
 含此瘡痍其憂虞何時可終畢耶應恐君有遺失及遭艱虞
 詣闕下久未出等句以起下文第二節三十六句首十二句
 言北征道途所歷有可憂者賦而此也應遭艱虞
 戀行在含瘡痍等句次十二句言道途所歷有可喜者有可
 感者夫物且各得以遂其生成乃自歎身世之拙賦而興也
 應首二句次十二句言北望鄜時以行谷巖互相隱見我行
 急速僕夫不前而所歷所聞見者惟荒村戰場鴉鳥野鼠
 寒月白骨耳目難堪關失守以致殘害秦民也以上應二載
 秋將北征第三節三十六句首十八句公自言陷賊經年未
 歸妻子縋縷而情懷作惡次十八句言新歸獲覩妻子且以
 慰意而生理為得說耶應蒼茫問家室第四節二十八句首

四句言天子尚蒙塵于外何時休兵於是仰看上天之色已
改旁覺邪妖之氣將豁則逆胡有可平之勢矣此起下文次
六句言回紇助順送兵入援次六句言回紇不宜多用而聖
心欲仗以討賊故時議懼其為害而氣欲奪也上言恐君有
遺失者政謂此也次六句言官軍不獨可收兩京雖深入以
搆賊巢穴有餘裕也次六句言上天眷我有唐欲撲滅群胡
以繼續皇綱也應天色改妖氣豁及遭艱虞少暇日之句第
五節二十句首八句言禰本已去事與古殊必如周宣漢光
之獲中興矣次四句言陳玄禮首建誅國忠之議以除禰本
次四句言京都宮殿雖淒涼寂寞然都人之望翠華乘輿而
往氣又向金闕此天人歸心宜中興也次四句言園陵有神
靈而子孫洒掃之禮不少缺况祖宗樹立之基業為甚大又

宜中興也伏讀此詩可見公愛君憂國之盛心著於詞章其
感慨曲折甚得詩人之風旨其與六經並行於世宜矣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昔年有在客彌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聲名從此
大泊沒一朝伸文彩承殊渥沈傳必絕倫龍舟移棹晚曾錦奪
袍新白日来深殿青雲滿後塵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未負
幽棲志兼全寵辱身劇談憐野逸著酒見天真醉舞梁園夜行
歌泗水春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鄰處士禰衡後諸生原憲貧
稻梁求未足意故謗何煩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幾年遭鵬
鳥獨泣向麒麟蘇武先遠漢黃公且事秦楚越辭醴日染獄上
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老吟秋月下病起莫江濱莫在
思波隔乘槎與問津

蒲曰白墓碑云玄宗泛白蓮池白作序時白被酒命高力士扶以登舟白外傳云白作樂童賜錦袍按公傳嘗後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又與白遊山東後漢禰衡孔融上疏薦之曰處士禰衡年二十四英才卓異馬援征交趾載黃汝種還人謗之以為明珠大貝希曰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為五嶺書註三危西裔五嶺三危與夜郎鄰境也賈誼為長沙王傳不得志有鵬飛入詎舍自傷以為壽不能長乃為賦以自廣孔子見麟而泣曰出非其時吾道窮矣蘇武在白奴十九年而還四皓黃公其一也避秦居商山穆生見楚王戊不設醴酒而辭行鄒陽見怒於梁王下獄遂從獄中上書此皆以比白之不後永王璘而璘本待白之薄當時不見察已施之於法誰能為陳此義也古今詩話老杜此

詩備叙白事盡得其故迹矣○時太白長流夜郎公寄此詩叙其才名寵辱惜非其罪而無與辯明者故欲乘槎問之於天也第一節言其伸而不喜首六句言賀知章見白文章稱謂仙人而聲名以振次六句言見知於君雖榮耀一時亦常事耳第二節言其屈而不憂首六句言優詔許歸全寵辱之身遂幽棲之志而待我甚厚故劇談嗜酒初無矯偽次六句言歌舞於梁園泗水者以其才高如禰衡而不得展道屈如原憲而善無隣匹故爾第三節言其被謗無人為之辯明首六句言其被謗流夜郎而自傷道之窮次六句以蘇武黃公穆生鄒陽數人之事比其無罪而惜其流放誰陳此義以昭雪之耶末章言爾雖老病於吟月下步江濱之際莫怪息波之隔絕我將乘槎與爾問津於天矣蓋委之於天而慰解之

之詞耳

彭衙行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盡室久待
步逢人多厚，顏參差谷鳥吟。不見遊子還，癡女飢咬我。帝畏猛
虎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噴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一旬，
半雷雨泥濘。相攀牽既無禦，濕備徑滑衣。又寒有時經，契闊竟
日數里間。野果充糗糧，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莫宿天邊烟。
少留同家窪，欲出蘆子關。故人有孫宰，高義薄曾雲。送客已曠
黑，張燈啓重門。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後此出妻孥，相視涕
闌干。衆雖爛熳睡，喚起霜盤殮。誓將與夫子，永結為弟昆。遂空
西坐堂安居，奉我歡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別來歲月周，胡
羯仍構患。何當有翅翎，飛去墮爾前。

夢弼曰：左傳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漢為彭衙縣。其故城在
同州白水縣東北。洙曰：書顏厚有忸怩，同家窪即同谷蘆子
關在延州延昌縣北。漢息夫躬絕命辭云：涕泗流兮，萑蘭註
萑蘭涕泣闌干也。○此乃公憶避賊艱難之際，蒙孫宰顧遇
至今感荷不能自己而作也。首言憶昔避賊之初，北走經涉
險艱，自夜深止蘆子關，皆言避賊所經之險艱也。自故人止
露心肝，皆言感孫子之高義也。末言別已期年而安史相繼
構禍，兵戈未息，故恨不能奮飛以去。一見以剖謝私恩也。觀
憶昔故人別來，則其節段自明白而詩意可見矣。

喜聞官軍已破賊境二十韻

胡虜潛京縣，官軍破賊境。鼎魚猶假息，穴蟻欲何逃。帳啟羅玄
冕，輦開照白袍。秦山當警蹕，漢苑入旌旄。路失羊腸險，雲橫雉

尾高五原空壁壘八水散風濤今日看天意遊魂負爾曹
那更得尚詐莫稜勞元帥歸龍種司空握豹韜前軍蘇武節左
將呂虔刀兵氣回飛鳥威聲沒巨鼉戈鋌開雪色弓矢向秋毫
天步艱方盡時和運更遭誰云遺毒螫已足沃腥臊睿想丹墀
近神行羽衛牢花門騰絕漠拓羯渡臨洮此輩感恩至羸倖何
足操鋒先衣染血騎突劍吹毛喜覺都城動悲連子女孺家
賣釵剗準擬獻香螺

鶴曰按史是年九月丁亥以廣平王叔為元帥司空郭子儀
副之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發鳳翔至宜至長安城
西陳於香_寺之北豐水之東與賊戰斬首六萬賊大潰癸
卯大軍入京師甲辰捷書至鳳翔南史丘遲與陳伯之書將
軍魚游於鼎沸之中異苑桓謙太元中見有人皆長寸餘被

卅
鎧持槊從塹中出緣枕登竈將山道士令以沸湯澆所入處
竅不復出曰掘之有斛許六蟻死在穴中希曰後漢第五倫
使謝夷吾收烏程長按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閣伏哭而
還白倫曰竊以音候知長當死遊魂假息非刑所加至月餘
長果暴卒沈曰周禮以車轅為門梁陳慶之所統之兵悉著
白袍前漢書出稱警人稱蹕止行人也羊腸坂在大行天下
之險也崔豹古今註高宗有雉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故天
子有雉尾扇長安近地有五大原關內八水涇渭滻灃瀋瀆
灃瀆晉呂虔有佩刀相者曰必三公可佩拓羯謂安西也按
西域傳安西者即康居小君長罽王故地募勇健者為拓羯
猶言戰士也漢志臨洮縣屬隴西郡古有次毛之劍呂布殺
董卓百姓歌舞於道長安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

者填滿樹肆○此詩言廣平王為元帥郭子儀副之以統軍
喜聞兵厭賊境何必克捷以復京都故都人士女既悲且喜
準擬具靈輿以迎王師也首言胡虜之潛京縣猶鼎魚穴蟻
之假息耳今大軍已臨賊境將欲何逃耶賦兼比也次言天
子駐蹕於鳳翔而雲橫雉尾高元帥統兵至長安而路失羊
腸險五原則空壁壘八水則散風濤言賊將退敗也應官軍
擁賊壕今看天意特貸爾之遊魂耳乞降尚詐皆不可也應
鼎魚穴蟻之句次言元帥司空前軍左將皆忠臣義士故兵
氣威聲之可畏乃知天步之艱將盡時雍之運再逢故不遺
毒螫而盡沃腥臊也次云睿想丹墀近言車駕將還京神行
羽衛牢言輿衛盡完固且花門拓羯感恩而來助順鋒先則
衣染血騎突則劍吹毛况爾羸俘何足執耶故喜動京都家

家賣其釵釧準擬獻帝飛於王師也於此可以見公忠愛之
誠心

收京三首。

仙仗離丹極妖星帶玉除須為下殿走不可好樓居暫屈汾陽
駕聊飛燕將書依然七廟略更與萬方初

夢弼曰說文除殿陛也世說榮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漢武
紀公孫卿曰仙人可見但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蜚
廉桂觀甘泉作延壽觀洙曰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
見四子顏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實為喪其天下為史記魯仲
連傳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保聊城不敢歸齊
田單攻聊城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
燕將燕將見書泣而自殺聊城亂單遂屠之王制天子七廟

通曰兵謀謂之廟略蓋謀於七廟之中也○此言祿山陷兩
京而乘輿播遷今曰離丹極曰帶玉除曰頊為曰不可曰暫
屈曰聊飛皆為君諱之詞也蓋曰仙仗之離丹極者由妖星
之帶玉除耳故頊為下殿走以厭穰妖星不可好樓居而徒
事神仙且暫如堯之屈分陽駕言非玄宗之西幸聊如齊之
飛燕將書言非謀臣之功力其收復京都也皆藉廟略明決
以與萬方更始耳得春秋書法最宜潛玩

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寐寐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羽翼懷商
老文思憶帝堯叨逢罪已日靈灑灑望青霄

希曰愁康養生論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漢武帝末
年下哀痛之詔戚夫人以寵將移動太子呂后用張良計名
四皓使侍太子朝高祖見而問之四人各以姓名對上曰頊

公調護太子四人趨去上指示戚夫人曰彼羽翼已成難動
矣書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先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左
傳臧文仲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此公自謂生意甘衰
白天涯正寐寐言已在郟州也細玩忽聞又下四字則其喜
當何如哉又言懷四皓之調護憶帝堯之授受曰懷曰憶皆
頊望之詞今也逢聖明罪已之日則其興也必矣故天下皆
仰望其恩澤之沾被焉厥後肅宗果以無四皓之調護卒致
李輔國劫遷西內之禍亦公先見之明與

汗馬收宮闈春城鏗賊壕賞應歌杖杜歸及薦櫻桃雜虜橫戈
數功臣甲第高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

殊曰漢蕭何傳未有汗馬之勞詩杖杜勞還役也禮月令仲
夏之月天子羞以合桃先薦寢廟註櫻桃也漢武帝為霍去

病治第第宅也甲第猶言甲乙之次第也○此言兩京已煩
汗馬收復官闈在春時必將盡鏟賊壕若行賞應須歌杖杜
之詩而班師必及薦櫻桃之月與預期之詞也且雜虜橫
戈之頻數故功臣甲第之益高蓋傷諸夷數叛而功臣侈靡
必至僭橫末曰今萬方頻送喜然則聖躬無乃勤勞不遑
寧處乎此皆杜子先見之明後來雜虜猶夏藩鎮專權果如
所慮惜乎當時不能用也

潼關吏

士卒何草草二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借問潼關
吏修關還備胡要我下馬行爲我指山陽連雲列戰格飛鳥不
能踰胡來何自守豈復憂西都丈人視要處窄狹容單車艱難
奮長戟子用一夫哀哉桃林戰百萬化蒿原請囑防關將慎

勿學哥舒

夢弼曰潼關又名桃林塞在華州華陰縣詩勞人草二註草
草勞苦貌世說若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洙曰蜀都賦一夫
守隘萬夫莫向○此詩首六句述所見聞而言修關還欲備
胡也次六句言此關能固守則西京無憂矣次六句傷哥舒
不守險而與之戰以致敗衄而西京遂陷也末二句戒喻後
來防關之將只宜守險勿與戰也

雷花門

北門天驕子飽肉氣勇決高秋馬肥健挾矢射漢月自古以爲
患詩人厭薄伐修德使其來羈縻固不絕胡爲傾國至出入暗
金關中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公主歌黃鵠君王指白日連雲
屯左輔百里見積雪長戟鳥休飛哀笳曉幽咽田家最恐懼麥

倒桑枝折沙苑臨清渭泉香草豐潔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檄烈
胡塵踰太行雜種抵京室花門既湏留原野轉蕭瑟

鶴曰唐志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紇衙帳花門指
回紇也時用朔方吐蕃回紇諸兵以討賊既收長安葉護奏
以軍中馬少請留其六於沙苑自歸取馬還為掃除范陽餘
孽洙曰前漢匈奴傳單于遺漢書曰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
者天之驕子也又云匈奴居北邊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
皮革匈奴傳贊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宣王興師命將以征
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言逐之而已贊
又曰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應劭云馬曰
羈牛白縻言四夷如牛馬之使羈縻也前漢西域傳漢建江
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烏孫昆莫昆莫年老言語不通

公主悲愁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
穹廬為室兮旃為墻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土思兮心內
傷頭為黃鵠兮歸故鄉天子聞而憐之詩謂予不信有如曩
日今言指白日以為誓也夢弼曰上林賦奔騰檄拔太行山
名丘希範書姬漢舊邦無取雜種○此詩首則泛言北狄恃
其勇悍及弓馬之利為中國患久矣故先王之於夷狄修德
以來之羈縻之使不為害今也花門傾國而至於京都者何
哉蓋朝廷有所驅除隱忍以用此爾其曰歌黃鵠指白日者
非隱忍而何次言其屯左輔為農桑害也應傾國至暗金關
次言其留兵沙苑末言花門既湏留之則原野愈加蕭索矣
應中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於此可以見公忠愛惻怛之精
誠使當時君臣聞此是以為戒回紇後果為唐患惜哉

塞盧子

五城何迫迫。迫迫隔河水。邊兵盡東征。城內空荆杞。思明割懷
衛。秀巖西未已。西略大荒寒。嶺函蓋虛爾。延州秦北戶。關防猶
可倚。焉得一萬人。疾驅塞盧子。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賊起。近聞
昆戎徒。爲退三百里。盧關扼兩寇。深意實在此。誰能叫帝闔。胡
行速如鬼。

鶴曰：盧子關在延州延昌縣北，以備吐蕃。延州乃秦之北門，
關去州百八十里。時官軍止知東討，收復河洛而不知盧子
之可塞。公懼有乘隙而起者，故有此作。五城朔方節度所管
有定遠、西受降、中受降、東受降、豐安軍五城也。唐開拓邊境，
連西域，皆置都護府、州、縣，又置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
丁壯爲戍卒，時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

所留兵單弱，竟名吐蕃之禍。深曰：史思明隨安祿山反，河陽
據懷衛二州，高秀巖、哥舒翰麾下將也。時爲思明偽河東節
度，將兵西向山海經大荒之野，雍州有嶺函之固，即長安也。
薛大夫當是御史薛景仙，嘗敗安祿山遊軍，彊曰：昆戎即
吐蕃也。兩寇謂思明及吐蕃連結入寇也。○此詩首言防邊
五城之精兵盡發東征，以收兩京，故城內惟荆杞而已。次言
史思明既據懷衛二州，高秀巖之兵又騷擾西向，若回略而
來，則嶺函之險蓋亦虛爾。矧延州當秦之北門，其地有盧子
關，苟能隄防，猶可倚仗，安得萬人疾驅以守之耶？即今岐有
薛大夫者，能制山賊，則昆戎爲之退避，况此關控扼秀巖、吐
蕃兩寇之要衝乎？築關之意實在此，焉誰能叫帝闔而陳之
蓋胡行之捷如鬼，然宜急築以防之，不可緩也。此公先事而

慮不能達之於上卒致吐蕃之禍惜哉

瘦馬行

東郊瘦馬使我傷，骨節硤兀如堵墻。絆之欲動轉駁側，此豈有意仍騰驤。細看六印帶官字，衆道三軍遺路旁。皮乾剝落雜泥滓，毛暗蕭條連雪霜。去歲奔波逐餘寇，騁驅不慣不得將。士卒多騎內廩馬，惆悵恐是病乘黃。當時厯塊誤一蹶，委棄非汝飲。周防見人慘澹若哀訴，失主錯莫無晶光。天寒遠放癯為伴，日莫不收烏豸瘡。誰家且養頭，終惠更試明年春。長

（洙曰：郭璞江賦：巨石埒沉，以前却記觀者如堵。唐令諸掌牧馬，以小官字印之右膊，以年辰印右髀，以監名依左右廂印之尾側，至二歲起春，量強弱漸以飛字印之左廂，解膊細馬俱以龍形印之項左官馬賜人者，以賜字印配諸軍及充

傳送驛者，以出字印並右頰。乘黃亦名飛黃神馬也。龍翼馬身首黃帝乘之登仙。鄒曰：王褒聖主得賢臣，須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赭白馬賦：頭終惠養，陰本枝子。○此詩蓋傷當時朝士誤致失律喪師而委棄不用，以致困乏，更欲收養，終惠以試其才比也。首言馬甚瘦已無意於騰驤，甚可傷也。次言馬雖瘦弱而皮乾毛暗，然非常馬也。次言恐是內廢之病乘黃，不慣於戰而不將，與深可傷也。次言此馬當時誤致一蹶，遂見棄而失主，故見人若哀訴為末言其委棄不收，以鷹為伴而烏豸成瘡矣。誰能收養以終其惠，它時更試其材可也。

畫鵲行

高堂見生鵲，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立突兀。乃知畫師妙巧創造化，寫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鳥鵲滿楸枝。軒然恐

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為衆禽沒長翮如刀鋸人寰可超越乾坤
空呼喚料墨且蕭瑟緬思雲沙際自有烟霧質吾今意何傷碩
步獨行鬱

夢弼曰拘孿謂以條拘繫之舞鶴賦歸人寰之喧卑又烟交
霧凝若無毛質陸士衡詩紆鬱遊子情○此詩首言畫鵲如
生初驚其無拘孿而立此突兀既乃知畫師巧妙寫此以充
君之觀玩耳次言畫鵲似生而衆鳥驚畏次言其長翮如刀
而人寰可越第空餘粉墨於乾坤爾言其無所用也末章言
緬思雲沙之際自有烟霧之質然吾獨何傷而碩步紆鬱耶
蓋言畫鵲終不若生鵲之可愛爾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為面
別情見于詩。

鄭公樗散鬢如絲酒後常稱老畫師萬里傷心嚴謹日百年垂
死中興時蒼惶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便與先生應永
訣九重泉路盡交期

趙曰唐史虔以祿山反陷賊偽授水部郎中目稱風緩求攝
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王維等並囚宣陽里崔圓使
繪齋壁虔即祈解卒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宋曰樗散出莊
子言不合世用也○復按末章言不得再見而傷之也

臘日

臘日常年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使陵雲色還萱草漏泄春
光有杯條縱酒欲謀良夜醉還家初散紫宸朝口脂面藥隨恩
澤翠管銀罌下九霄

宋曰萱草乃忘憂草今俗云萬年韭霜雪不凋鄭曰長安志

宣政殿北曰紫宸門內有紫宸殿即內衙之正殿趙曰唐制
臘日宣賜口脂面藥翠管銀鬢所以盛之也○此詩大意在
首一句暖尚遙三字起下三句臘日二字起後四句蓋臘日
散朝而謀飲且口脂面藥之恩賜隨至賦也

讀杜詩愚得卷之三

